

梦剧场

都市青年生活状态小说
同名电视剧文学原创

就那么回事儿

姜炜 著



现代出版社

就那么回事儿

姜 炜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就那么回事儿/姜炜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1

ISBN 7-80028-637-1

I. 就...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109 号

就那么回事儿 jiu na mo hui shier

作 者:姜 炜

责任编辑:张红红

装帧设计:袁 涛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100011)

电 话:010-64240483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3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028-637-1/I·029

定 价:20.00 元

0

《就那么回事儿》得以再版，第一个要感谢的人还是第一版的策划人刘锡荣先生，由于他的慧眼，使我的作品得以浮出水面。

再要感谢的就是新版的责任编辑张红红，是她的努力，让此书有了第二次生命。

1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用很少的时间来修改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就那么回事儿》的剧本，而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用来享乐，但我很快就发现，貌似享乐的生活却让我空虚异常，用很少时间创造出的剧本却给我最大限度地带来了快乐。

二十集电视剧《就那么回事儿》终于要拍摄了，我很高兴《就那么回事儿》能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2

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阳光灿烂的人。因为此书，我发现了自己竟然还有另一面，比如忧郁和对有些事物的过于敏感。

那一面是不是所谓的阴暗面呢？我不知道。但对于我而言，我更喜欢把阳光的一面留给你们……

3

许多人在看过此书稿后流出了眼泪，这之中的一部分人是我的朋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流泪的具体原因我不清楚，可能恰好是我书稿中所描述的某一幕，勾起他们对往昔美好生活的回忆，或是由于我对生活的某种矫情，引起了他们内心深处某种无奈的共鸣……

我惟一知道的是，所有人的眼泪都是在晚上流下的。人们在白天拼命掩饰的情绪，总会找个机会释放出来，眼泪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而恰巧，他们那时手中捧着的道具是这本书稿而已……

4

哭的人中，大部分是女性，我所知的惟一的男性竟然是一

名 58 岁的老导演。

据说，此书稿让他想起了过去，过去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当时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找朋友要我的电话。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

5

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这种不安分是我从娘胎里开始，与生俱来的。它在我的幼年时期就已经暴露出端倪，影响着我，从而决定我未来的命运。

我经历过无数的事情，画画、写作、拍戏，包括恋爱……

对于我来说，这些事情重要无比。因为它是我的的一面镜子，折射着我在痛苦和快乐中继续演绎下去。

滑碎斜

0

张媚不愧为当代全国武当剑冠军张重剑的女儿，秀口一吐，怨恨便分语言和眼泪两路向韩东起发起进攻。韩东起一时抵挡不住，只得落败而逃，侧过身蜷缩在被窝里久久不敢出声。此刻，他的内心犹如被一把把细小的钢针击中，引起阵阵刺痛。他感觉到有两滴清泪在那双总也睁不开的眼角处滚动，正当他准备让情感放任自流时，窗外滑过一阵刺耳的警笛声，他及时地清醒过来，调整好情绪，趁着不被注意，将刚刚滑落到嘴角处的眼泪抹去。幸好没开灯，他暗自松了一口气。

“你说怎么办呢？”黑暗处另一端张媚的声音再次响起，透出些许的无奈。

“不行就散了吧！如果你真后悔的话。”他的回答明显底气不足，一丝苍凉掠过后背。

“其实你这人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要求低点，会感觉跟你在一起挺幸福的。只是我这人心太要强，总是希望能嫁一个事业上不让我操心，生活上一切都为我安排好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乖乖在家里安心照顾他，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个好妻子。可是现在，我却反过来整天都为你操心，只有每天不干正事儿的时候，我们才快乐，唉！我们不是一路人。”

韩东起的嘴角挤出一丝苦笑。她说这些话时，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天花板的接缝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疲惫不堪的神经保持清醒状态，以便机警地捕捉她讲的每一句话，及时做出反应。这就像是一场战争，他担心自己一旦失去目标，便会不由自主地睡过去，这样的话会显得他对生活是多么不严肃。

1

事情其实是从学外语引起的。

在此之前，他们两人就像所有正在快乐着的夫妻一样，一切都充满了阳光，就连空气中都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今天是星期天，头天晚上，他们俩在床上摸爬滚打折腾了半宿，又是笑又是闹。做爱之后，他们没有马上睡觉，韩东起抱着张媚给她讲着从朋友处听来的一则黄色笑话。不知是韩东起讲述的笑话本身感染了她，还是抚摸在她乳房上的手起了作用，反正是张媚听着听着身体便又有了反应，韩东起的身体便又泄了一回。

第二天，韩东起在梦里与一个白发魔女摸爬滚打到上午十一点多才爬起来。外面的天气很好，楼下早起的人们在户外踱着悠闲的脚步，阳光径直穿透窗户沐浴在韩东起的脸上、身

上，这让他很受感染。他回过头，抱着肩膀、赤裸着身体，无限深情地欣赏着依然熟睡着的张媚。她睡觉的姿势让人怜爱，粉红的小嘴微微翘着，面部表情如同婴儿一般趴在枕头上，柔软的长发披散下来，有一捋搭在额头，被子被大腿搅在底下，露出圆润的小腿和一双醉人的脚。他一想到她昨夜疯狂的样子，就又露出幸福的微笑。

“嘿！该起来了，小猪……”当他发现她是在装睡时，便走上前去附下身拍了一下她丰满的屁股。

“哼……”她扭着身体撒了一个娇，扬起手臂将他搂在怀里，而后就又是一番亲热……

吃过第一顿饭以后，便到了下午的光景。洗过澡，韩东起照例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看《实话实说》之类的节目，而张媚这时则坐在梳妆台前精心地完成出门之前的每一道工序，不时地为穿哪件衣服征求一下韩东起的意见。这时候的韩东起总是微笑着，“挺好”的回答是脱口而出的，偶尔有几次比较肯定地替她做出选择时，脸上的表情立马就变得坚毅许多。

穿戴整齐完毕，就该到了逛商场的时间。虽然未必有什么急需的东西，但规律已经形成了，就得执行。北京虽大，但能逛的却也就那么几个地儿，燕莎、赛特、秀水街……一圈下来，最后在王府井收尾，累的话就在麦当劳大叔的屋子里坐一会儿，喝上两杯可口可乐。

回到家以后，张媚刚换上拖鞋便立即打开新买的衣服，韩东起则洗脸完毕坐在沙发上欣赏着她换衣服的样子，在穿衣镜前频频回眸的张媚不时地征求一下韩东起的意见：“哎，你看我穿这件衣服还行吗？是不是显得腿有点粗？”

“不粗，挺好的！”

“我就知道问你也白问，你就会说好。”张媚嗔怪地埋怨

道，但能看出她心里对他的回答是满意的。

2

晚饭后，韩东起又拿起《新概念》英语书，最近一段时期，他一直在坚持着学习英语。他在音乐方面颇有天赋，但在学习上的领悟能力却要迟钝得多。从上小学起，他的学习成绩就没有打入过前 20 名的排行榜，小学四年级的一次数学考试他竟然只得了 17 分，那是全班最低的分数。这件事连同一个叫许畅的女孩成为韩东起小学五年里最深刻的记忆。

就在已经对韩东起彻底失望的父亲暗暗打算送他去参军之时，谁也没想到，韩东起竟在初中要毕业时迷恋上了二胡。他和二胡的缘分起于有一天放学回来时无意地结识了一个卖艺的瞎子。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韩东起背着装有一把菜刀和一本《书剑恩仇录》的军用书包，去赴一场特殊的约会，晚些时候他要和另外十几个兄弟去飞机场与另一伙人进行决斗。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干燥的灰土气息，在太阳的照耀下，周围的一切都显得白花花的，毫无生气，偶尔有一辆汽车从身边驶过，扬起一溜灰尘，弥漫在行人千篇一律的漠然表情上。这一切不知为什么竟使韩东起的心里莫名其妙地泛起了一种叫“伤感”的东西，这种感觉他以往没有过。他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经过公园门口时听到了瞎子拉的那首《二泉映月》。他原打算在那儿站一会儿就走，谁知听着听着，韩东起竟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打动了他的心，琴声如泣如诉，在他的心里搅起了波澜，跟他当时的心情

产生了某种碰撞，冥冥之中他觉得自己被完全征服了。

那天晚上，当晚霞劈头罩在韩东起脸上时，韩东起和他们的一班兄弟与对方抡起了菜刀。一场混战。场面激烈而又平淡。几分钟后，韩东起头上被对方砍出一道口子，血顺着脸颊流下来遮住了视线，他退出混战的人群，用手抹了一把血迹，看了一眼就要落下去的很好看的夕阳，脑海里不知为什么又想起白天瞎子拉二胡时的情景。这是韩东起在少年时代参加的最后一场战斗。

接下来的日子，韩东起就像换了一个人，他找了两根渔线自制了一把二胡，每天放学回来以后便一个人躲在屋里寻找那种如泣如诉的感觉。父亲看到这种情景，失望之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暗暗观察了他一段时间，觉得他不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样子，便为他买了一把二胡，又千方百计托人为韩东起在歌舞团找了一个二胡老师。韩东起还真没辜负父亲的希望，凭着他对二胡的痴情，勤学苦练了6年，在19岁那年考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全国著名的音乐学府。韩东起知道自己能考上大学主要是沾了二胡的优势，否则按他的学习成绩是终生与大学无缘的。

那一年他的专业课在全国考了第二，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韩东起一股作气将学过没学过的所有初、高中课本全部抱回了家，密密麻麻堆了一桌子。又请了一个学习书法的朋友将当时最流行的叶剑英同志的名言，“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写成条幅，挂在墙上……

大学虽然是考上了，但他是凭借着文科五门的总成绩闯过录取分数线的，他的英语还是停留在 ABCD 的水平。上大学以后他也曾自我觉醒地暗下决心要把英语学好，为此他还专门花钱到校外辅导班补习，光录音带和英语书就买了好几套，

搞得煞有介事。无奈那东西太复杂了，任凭他怎么死记硬背也还是云里雾里越学越迷糊，学到最后，磁带里的内容终于又换成音乐。到底音乐要比英语好学多了，还容易使人产生灵感。

这次学英语是韩东起痛下的第四次决心，他想，就凭张媚这个学外语的高材生在身边，再加上自己的坚强决心，这次攻关，应该是如鱼得水，不在话下了。

3

学习是在友好而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开始的时候一切很顺利，学到得意时，韩东起不时地用手在张媚裸露的大腿上优雅地滑两个狐步，张媚也会适时地用亲吻和娇嗔对他的正确回答予以回报。一时间，幸福在两室一厅的房间里张牙舞爪上窜下跳。

韩东起怎么也不会想到，引起她大发雷霆的竟是为了小小的单词复数，当张媚问到他“枪”的英语单词时，韩东起毫不犹豫地說出 gun，说完之后，韩东起为了表示自己对枪的充分理解又趴在她耳边低语了一句，张媚的脸立即就红了起来：“流氓，你怎么老往这上面琢磨。枪的复数怎么说？”

她这么一问，韩东起就楞住了，正当他搅尽脑汁苦苦思索时，张媚的声音就变了腔调：“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记不住，你怎么这么笨呢？！”

韩东起一时有些发懵，不明白何以突然间她就变了一个模样，刚刚还近在眼前的娇媚顷刻间荡然无存。

“至于吗，你？不就是没记住单词吗！还值得你这样，说翻脸就翻脸，真没必要……真搞不明白，怎么一会儿就成了这

样？”韩东起被她噎得难受，脸上有些发烧。

“都这么大个人了，你自己说说，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你都记住了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记不住，你还能干什么？我奇怪你的理解力怎么就这么差，连最基本的东西都记不住，你，就是懒！学过多少遍的东西都记不住，好像每天都很忙的样子，做给谁看呢，我劝你还是别学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说实话，当初我认识你时，还真不知道你是这样的……”

“你后悔了，是吗？”

“对，我是有点后悔。当初我太相信你了，觉得你挺有能力的，精力旺盛。没想到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这么笨呢……”

这异常熟悉的斥责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国，打着漩涡不断的在韩东起的耳边嗡嗡作响，一声比一声尖利地刺进韩东起的心底，使他一凉到底。可以说，韩东起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斥责中度过的。直到现在他仍然能清楚回忆起那个长着满脸横肉，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他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说过的话：“你这个头上长脚，身上长刺儿的东西，将来你要能有出息，我的钟字倒着写！”班主任姓钟，她在说这话时，一只手揪着韩东起的耳朵。

事隔多年，韩东起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让她说出如此刻薄的语言了，但他对当年自己紧紧盯着钟老师看的目光却记得特别清晰，那种屈辱感现在想起来还让他心中隐隐作痛。那时他只有10岁。随着时间的流逝，韩东起以为这种斥责早已经随着自己的长大成人离自己远去，成为少年时期的一段记忆埋藏在心底。没想到十几年过后，他刚刚摆脱掉过去的阴影，这耻辱的一幕又被张媚所唤醒，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世界就算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轮回，可十几年就转了

一圈，是不是也太快了一点……

“我怎么这么傻，当初会选择嫁给你？”

当张媚的声音再次在耳边想起来时，韩东起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重重的屈辱像三座大山一样挤压在他的胸口，使他不得不做出反应：“行了，行了！什么事儿？至于你发这么大的火吗？你要真后悔了也来得及，你才二十多岁，如果你觉得我们俩不合适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只当年轻，不小心走错了路……”

韩东起挺身从床上坐起，他实在不愿意让这些已被无数人说烂的话再从自己嘴里复制出来，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其他有个性的语言，只得在声音的高度和态度上尽量显得柔和一些，以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非常后悔，自己没事儿找事儿学的什么英语呢？在家看看电视，下楼散散步，躺在床上腻一会儿，随便干点什么也不至于把自己弄得跟个孙子似的。

4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不知多少次了。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似乎已经形成了规律，十天、八天，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肯定就会周期性地发作一次。每一段被张媚称为“没有正事儿的快乐生活”之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次深夜的觉醒和悔悟。这时她肯定会为自己当初选择跟他结婚而恨自己瞎了眼睛，同时也必定会为自己的前途和对两人在一起的生活前景提出种种置疑。

韩东起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己只不过才结婚两年，张媚的百般娇媚、万种温柔还没有深刻体会，就不知不觉地向

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急速地滑落。他认为这不太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和张媚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新生事物的蓬勃发展时期，就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也不至于这么快就给埋葬了吧？

“生活就像演戏”。韩东起明知道这句真理已经家喻户晓并且已经是过去式的流行词了，但他仍然觉得这是对生活最恰当比喻。

5

星期一早晨，韩东起醒来时，张媚早已经上班走了。厚厚的窗帘将阳光牢牢控制在室外，只有一缕顽强的光线顺着窗帘合拢处的缝隙长驱直入，掠过地板上张媚脱下的乳罩，一直落在被罩上的黄色花朵上。

花朵的图案有些抽象。韩东起盯着那一缕菱形图案思索了半天，最终也没有判断出它是牡丹还是玫瑰。于是，他便不费这个脑筋，将身体往上挪了挪，斜靠在枕头上，眼睛眯成一条缝，目光对比着光线和白色墙壁的明暗度像电影镜头一样逐渐移动，一张贴在梳妆台上的纸引起了他的注意，纸上有字，是用口红写的，“别忘了，九点半赶到国贸，一定要穿西装。”

他愣了片刻，才想起前天张媚下班回家兴高采烈地告诉他说：“给你找了个活儿，一个合作单位在国展搞个活动，需要个弹钢琴的，凑个热闹，答应给 1000 元钱。”

“去，”韩东起笑着说，“有钱赚还不去。”

韩东起当时那么说，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有点动心，其实他心里有点没底，自己是学民乐出身，虽说钢琴也会弹，但那只是业余水平，根本上不了台面。

去还是不去呢？他犹豫着，不去的话，张媚虽不会说什么，但自己的尊严势必会受到影响，尤其现在本就低潮的时期。而且，更重要的是答应好的事情反悔，会给张媚今后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

这样想着，他一咬牙，拉开橱柜找出那件结婚时买的白色衬衫穿上，又找出西装，西装的样式有些老套，自结婚后就再也没有穿过，冷不丁穿在身上让他很不习惯，他把西装脱下，又解开领带，这才感觉舒服一些。

6

外面的阳光像一个造热的机器，热辣辣地盘旋在韩东起的头顶，刚穿上的衬衣刚一出门就被汗水打湿紧紧粘在身上。他站在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树下，抻开领子用手扇了扇风，送些凉气进去，沿着楼房的阴影走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他犹豫了一会儿，是打车还是坐公共汽车呢？

正犹豫间，一辆“夏利”出租车蹿到了他的面前：“师傅，要车吗？”

韩东起看了看表，觉得时间还来得及，便摆了摆手：“不用，谢谢。”穿过马路来到4路汽车站。

正午的街道上行人稀少，站台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妇女儿童懒散地坐在旁边草地的护栏上。百无聊赖的等车人当中有几名十七八岁的新疆少年，韩东起知道他们都是依赖这趟车谋生的职业扒手，经常乘坐这路汽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是没有人站出来将他们管一管，大家都心照不宣，没惹到自己身上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愿意惹这麻烦。

包括车里的司乘人员，至多在早晚人多时提醒大家看好自己的钱包，小心扒手。但他们还是屡屡得手，经常有人遭殃。

车一到站，所有原来在后门等车的乘客都避开他们从前门上了车。韩东起倒是不怕他们，反正身上也没多少钱，谅他们这帮小生荒子也不敢把自己怎样，他这样想着便跟在这群少年的身后在后门上了车。

车里人不多，新上车的乘客买好票后，稀稀落落散布在座位里。韩东起这时注意到后排靠近车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相貌出众的女孩，体型优美，头戴一顶宽边网眼草帽，长发整齐地披散在肩上，从穿着打扮上来看，韩东起觉得她可能是个搞艺术的大学生。

现在这个社会还有如此美丽的年轻女性肯以公共汽车代步，实在少见。如此一想，韩东起不免多看了女孩一眼。四目相对，女孩微微一笑，韩东起赶紧低下头去。

几个新疆少年自上车以后便在车厢里前后走动左顾右盼，不时地瞄一眼众人随身携带的小包，凑在一起小声用维语嘀咕着什么，女售票员几次让他们打开票验票，他们都置之不理。韩东起隐隐觉得就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心里便暗暗思量起来，一旦发生了事情，自己应该怎么办，是事不关己不闻不问，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依照自己以往的性格，是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可最近从报纸上看到的许多见义勇为的汉子最终悲惨的结局又让他有些寒心。尤其是这帮十几岁的少年，打起架来不管不顾，下手又黑又狠。

他一时间犹豫不决，甚至产生了趁现在还没出事赶紧下车眼不见为净的畏缩想法，这种念头刚一出现他就感到有些微微脸红。事情还没发生自己就已经胆怯了，这种素质还能干出什么大事儿呢？等事情发生再说吧，他想。